

●长篇小说选载

夏姬传(十二)

■柳岸

当一件心中期待的事情遥遥无期时,总觉得它的存在。一旦到了眼前,却无法相信它的真实。这迟到三十年的婚礼,让屈巫无法平静。

屈巫不知道如何能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明天,他就要去郑国宫廷,迎娶少聿了。这确实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婚礼,三十年前的约定,七年前的纳采,没有一桩婚姻会经历如此漫长的准备。

屈巫起身,掂起礼服,在身上比试着,这是他出使陈国前就已经准备好的,明天就要穿上了。他原想,平定了陈国内乱,就可以把少聿带回,举行婚礼了,所以在出发之前,就订好礼服。却不想,他派人找少聿时,让孔宁占了先,而后又让襄老牵手而去。也许,一切都是天数。

屈巫小心翼翼地放下礼服,掏出那方丝帕,那方从未离身的丝帕。“稍等一刻又何妨?”这一候,无以数计的一刻啊!他把它捂在脸上,仿佛闻到了少聿的味道。他又拿出了那只翡翠玉爵,明天晚上,婚礼之后,它们就可以成双了。这是子夏的父亲陈宣公赐予子夏的传家之物,然而却没有救得了夏氏,竟然落入他屈巫之手。

这一夜,屈巫辗转反侧,久久不能入睡。春浴节将近,万物都在生长,他仿佛听到了一组奇妙的音乐,小虫欢快吟唱、青蛙清亮鸣叫、动物苏醒在舞动、五谷在生长、春风和树叶在嬉戏,各种喧嚣与骚动,都在这静悄悄的春夜上演着。这些细微的声音,或者细微的动作,丝丝尽入屈巫之耳,惊扰着他的睡眠。他也一样惊扰着自己,很多事情,很多场景,都在他的脑子里来来回回地转动。

小鸟在枝头不停地欢叫,刚刚朦胧入睡的屈巫,被它们惊醒。他起身洗漱梳妆好之后,就要到郑国宫廷迎娶少聿了。按照规制,郑伯坚请卿大夫送少聿出宫,屈巫要在宫廷门口迎候,而后到郑国祢庙里进行祭拜仪式。

屈巫终于见到了少聿,不由得一阵悸动。她身着礼服,美艳依然,和当年春浴节的她相比,更加丰满、更加淑雅、更加深沉。然而,却没有了明亮的神采,想必那些鲜亮是被岁月和磨难所吞噬。她由荷花和侍女陪着,已经在庙堂等候了。

少聿依旧是低眉颌首、神情漠然,看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。屈巫心里很痛,今日大婚,她为什么没有一丝的欣喜之情呢?

从祢庙回到馆舍,少聿一直都默默无语。她在等待,等待杀夫灭子的仇人,清算的时刻终于到了。晚间,这一切都将结束。

婚礼仪式,在黄昏的馆舍里举行。仪式结束,二人进入洞房。屈巫牵着少聿的手说:“爱

妻受苦了。”

少聿百感交集,却也不动声色,她喉咙动了一下,仿佛要咽下什么。

屈巫拿出一粒药丸,说道:“这是吾为爱妻炼制的‘香幽丹’,吾翻阅了很多古籍,终于找到了这个方子。每年的首次春雨、夏露、秋霜、冬雪,合着首开百花之蕊,不经日光,七十七四十九天的炼制,终于制成了。今晚,爱妻可以一试。”

少聿淡然说道:“承蒙大人厚爱。吾亦为大人准备了郑国宫廷‘菊花饼’,请大人品尝。”少聿终于开口了,她嘱咐侍女送上了“菊花饼”。

屈巫欣喜地说:“多谢爱妻,吾还有一物献给爱妻。”说着,便拿出了那只翡翠玉爵。他说:“那一只想必夫人也收藏着吧?今夜何不让它们团圆,夫妻共同畅饮一爵。”

少聿露出惊讶之色,这也太意外了。是的,这是夏氏祖传之物,那一只屈巫在楚国时已经送给了她,怎么他手中还有一只呢?屈巫,这个神秘的家伙,他身上究竟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?

少聿想,在他命赴黄泉之前,她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。不然,她怎么见地下的夫婿和儿子。

少聿不动声色地说:“大人从何处得到此爵的?”

屈巫说:“说来话长。陈国前番被灭时,庄王派公子婴齐前往陈库府清查财物,为夫知这是夏氏之物,便讨要过来。后来,为了求见夫人,便送与夫人了。为夫知道,此物原本是一对,那一一定会在夏府。待为夫派人去夏府寻觅,夏府已经人去楼空。家臣宛季听闻征舒成刑,遣散所有下人,自己与荷花亦离开了夏府。后来,听说宛季和荷花隐居株林,不想二人又遭遇了强盗,宛季丧命,荷花幸活,只是那玉爵不知去向。为夫心系爱妻,想把一对玉爵归集一处,奉还爱妻。为夫托陈国商贾,在陈国打探多年,终于寻觅到此物。真是老天垂怜为夫,让为夫能够如愿与爱妻缔结良缘。此物,正可用于夫妻合卺之时,愿上天继续眷念吾夫妻,再无离别之苦。”

少聿虽然不动声色,但是听屈巫说起夏氏

之宝,心中的仇恨之焰,愈加炽烈。难道她会因此宽宥他吗?倘若不是他,夏氏之宝又怎么会流落他人之手。

为了不让屈巫起疑,少聿仍旧低眉颌首,平静地说:“多谢大人美意。”

屈巫见少聿并不正眼看他,亦无丝毫欣喜之色,心里隐隐作痛。这难道是他期望中的相逢吗?不!他不禁说道:“爱妻难道就不能正眼看为夫一下吗?难道为夫就那么让爱妻讨厌吗?”

少聿仍旧颌首低眉地说:“大人言重了。夏姬怎敢承受大人如此重爱。”少聿自称夏姬,屈巫心中一沉,可见她并不接受和屈巫的婚姻。

屈巫想,眼前的少聿已经不是春浴节上的少聿了,岁月和磨难不但褪去了她的鲜亮,而且磨去了她至真至纯的性情。她变成这样,他是罪魁祸首。是的,都是他。他会补偿她,让她重新焕发光彩,让她接受他。屈巫上前,抓住了少聿的手。屈巫是个敏感的人,虽然少聿并未抽出她的手,但是他亦感觉到了她的拒绝,对于他的热情,她未做出丝毫的回应。如何才能消解她的仇恨呢?

这时,荷花送来了少聿亲自做的“菊花饼”。

屈巫见荷花进来,便放开了少聿的手。她对荷花说:“先放下吧。”荷花知趣地退出,但是转身之时,她看了一眼屈巫。屈巫猛然一惊,荷花眼神里传出了危险的信号。这究竟怎么回事?有什么情况?谁会在這時候害他?谁又会在此时搅乱他的良辰?郑国没有这样的人啊。难道是楚国人?

少聿见屈巫若有所思,怕露出破绽,急促地说:“大人,在饮合卺酒之前,先尝尝夏姬为大人亲手做的‘菊花饼’吧。”

古陈星月

